

桫欏起义,谱写信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英雄史

朱琳 曹金华

桫欏抗日武装起义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信宜县的一次武装起义,信宜党组织武装队伍组织攻打桫欏乡公所,史称“桫欏起义”。这次起义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历史意义远大。位于信宜市镇隆镇林涌行政村的桫欏武装起义旧址也是信宜重要历史事件遗址之一。解放后为纪念在起义中牺牲的林俊耀、林俊昌两位烈士,当地把桫欏乡改为俊耀乡,把桫欏西乡改为俊昌乡。

制定起义计划,筹集起义装备

1945年1月,中共南路特委为了保存和发展抗日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指示各县在春节前后举行武装起义。中共茂电特派员陈华指示中共信宜县特派员陈志辉立即着手举行武装起义,由陈志辉指挥。

陈志辉回信宜后,即召集全团明、钟江等人研究,决定广泛发动群众,迅速发展游击队员,并通过各种渠道筹集枪支弹药,准备

在短期内举行武装起义。为此作了具体分工:钟江负责茂信边界,以清洞为中心,在茂北柴口游击小组的基础上组建一个抗日游击大队,杨超文为大队长,钟江为政委;全国明负责金垌、怀乡、万安(安我)片,以原游击小组为基础,组建一个大队;陈志辉留守一、二区(即县城镇隆、水口、北界及茂北部分地区)领导武装斗争,也组建一个大队,林骥任大队长,陈志辉为政委。计划三股兵力同时在不同地方起义后,再共同挥戈攻打县城,然后向高州进军,与兄弟县的抗日武装队伍会师,建立茂电游击根据地。

会后,全国明在金垌、茶山、万安(安我)准备组织起义工作,新发展了一批游击队员,筹集到稻谷200多担,购买驳壳枪10多支,准备先攻打万安乡公所,后突袭茶山、怀乡乡公所。因大垌塘村已于1941年7月建立了党支部,有林俊耀、甘耀楷、林寿祥等一批党员骨干,并组织了40多人的抗日游击小组和筹到部分武器,陈志辉确定起

义据点为桫欏乡的大垌塘村。

成立信宜县人民抗日大队

为了尽快举行武装起义,陈志辉迅速在桫欏大垌塘村甘耀楷的家里,召集了30多名骨干召开会议,部署起义工作,并宣布成立信宜县人民抗日大队第一大队,任命林骥为大队长,陈志辉为政委。第一大队下辖两个连,第一连连长由陈松林担任,指导员为甘耀楷,特务长为林俊佳,大垌塘游击小组队员编入第一连;派陆明章、陆百钟到茂北柴口,以原茂北柴口抗日游击小组为基础创建第二连。陆明章、陆百钟受命后,即赴柴口小学与地下党员任肇基、罗荣华、古瑞文和伍村的游击队员俞均、俞辉(俞衍基)、黄正山(黄国荣)等人联系,以他们为骨干,吸收附近农村青壮年农民,扩大游击小组。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吸收了列玉阶、列为杰等20多人加入武装队伍,并通过任肇基争取到当地绅士和上层人士任拔群、任国勋的支持,收缴到长短枪10多支,手榴弹等武器

一批。

同时,大垌塘的武装起义准备工作也正密锣紧鼓地进行。一面迅速吸收发展游击队员,扩大武装力量。在原来大垌塘村游击小组的基础上,又成立了罗登埔游击小组,吸收发展游击队员10多人;另一面积极筹集武器武装队伍,大垌塘村和罗登埔的党员、游击队员或献枪、或向亲朋借枪、或捐款捐物购枪、或说服族宗献枪,筹集到一批枪支弹药,为武装起义作好了准备。

攻打桫欏东、西两个乡公所

为确保起义的顺利进行,党组织派出员对国民党设在大应和高岭嘴的军火库进行侦察,通过教育争取到大应军火库的保管员作内应。计划起义队伍先攻打军火库,后攻打东才(东岸)乡公所,取得武器后,集结队伍配合陈志辉领导的桫欏起义队伍攻打信宜县城。

2月2日晚,陈志辉到大垌塘村领导武装起义。起义队伍40多人分为两队,一队攻打桫欏东乡公所,由林骥、练松林率领;一队攻打

桫欏西乡公所,由甘耀楷、林寿祥率领,每队有队员20多人。

当晚10时许,攻打桫欏东乡的队伍在乡公所屋背的瓦窑里集结,然后依次摸到乡公所屋边。林骥向“内应”发出暗号,内应林仲豪对上暗号后即打开了乡公所大门,起义队伍不受任何抵抗,10多分钟便俘虏了该乡职员和乡兵10多人,缴获长短枪10多支,子弹1箱,电话机1台,开仓取谷100多担。接着,林骥率领起义队伍往平山、龙登埔,收缴了地主林佐光的枪支,并开仓取粮。

攻打桫欏西乡的起义队伍,于晚8时许由甘耀楷率领从大垌塘村出发,起义队伍到达山鸡地岔岔处时,甘耀楷派林成兴、甘章文到南水垌剪断桫欏西乡电话线,由于内应林俊耀、林俊昌被敌人识破逮捕,起义队伍到达乡公所附近时突遭敌人开枪扫射,无奈撤退,致使攻打桫欏西乡的计划未能实现。

起义失败,队伍分散隐蔽

鉴于情况突变,陈志辉迅速集

合两支起义队伍于黎明前经莲塘岭、柴埔,顺利撤退到大岭岗后,分析了当前形势,决定解散队伍,分散隐蔽,待机再起。

2月3日,国民党信宜县政府派兵100多人,“扫荡”桫欏东、西两乡。党员林俊耀、游击队员林俊昌被敌人押解到县城严刑逼供,始终坚贞不屈。2月10日被敌杀害于镇隆。

茂北的柴口、清洞和信宜安我等地的武装起义队伍闻悉桫欏起义失败后,随即停止活动。全国明在金垌、万安(安我)、怀乡等地组建起义队伍后,回县城找陈志辉商定起义时间,因桫欏起义提前举行,未能和陈志辉接上头,在取道金垌返回万安(安我)时,不幸落入敌人手,直至日寇投降后才获释出狱。

桫欏起义失败后,由于国民党采用高压统治,部分党组织遭受破坏,中共信宜县组织决定采取“隐蔽待时”的策略,撤离已暴露身份的人员,未暴露的党员、游击队员留下继续坚持斗争。

茂名印记

老物件见证 通讯变化

从书信到BB机,小灵通到家庭电话机,黑白屏手机到彩屏手机,再到现在的智能手机,时代在不断变迁,几十年间的通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得以前好多人说不久的将来,我们即使相隔千里,也能用电话面对面聊天,当时大家半信半疑,却也希望这个愿望早点成真。

然而一转眼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现在只要我们用手机联通,面对面视频聊天已成为平常事。手机通电话、聊微信、发视频发相片、拍摄录像;上网、娱乐、交费、订票、购物、支付等等。这个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满足了以前多少人对通讯的好奇心,为人们生活带来了便利和快乐。

看往普通通讯物件,珍惜现在幸福生活,憧憬更加美好的未来!
(张竞文)



过去学校的课外劳动

罗本森

上把年纪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期的学校,开设有颇具教育意义的劳动课或课外劳动活动,这对于加强学生锻炼,激发热爱劳动、艰苦奋斗的情怀,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的意义。

记得还在读小学时,每到秋季放农忙假,学校开展“小秋收”活动,给每个学生布置一项光荣任务——下田拾3~5斤稻谷交学校。那时农村是集休生产,干活大呼隆,妇女在前面割禾,男人在后面抓起稻把,用力往大木桶拍打,一阵“砰砰咣咣”的声音,在弥漫着泥土芳香的天空回荡,田野响起丰收的欢歌。我们儿童则每人挽一个小竹筐,跟在后面拾遗下的稻穗。大家有说有笑,呼来唤去,田野上到处是小脑袋晃动,紧张得不亦乐乎。小伙伴们被太阳晒得脸膛通红,身上沾满汗水和泥巴,大家虽然很累,但看着竹筐里黄澄澄的稻谷心里十分舒畅。

我们每天起早贪黑,挽个小竹

筐到田野忙开了,一个晌午下来,拾得一斤几两,积少成多,聚沙成塔,一个收获季节可拾到好几斤谷。农忙假结束时,我们把稻谷拿去交给学校。学校会论功行赏,用红纸公布名单,选出拾谷较多的发给奖状或簿笔之类的物品,大家着实快乐不已。人们在拾谷得到劳动锻炼,也从中学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意义哩!

记得那年上初中读书,公社大搞开荒造林,需要大量松树种子,公社给学校下达任务,学校又细化到每位学生,要求上山采松果,每人任务是四十斤。当时我很高兴,也胸有成竹。因家住深山,松树遍岗,采个松果不在话下。一个星期天,便邀了两位住洞下的同学结伴而行,带着木薯糍、大刀、竹篮便上屋后大山。我们站在山岗上,放眼望去,一片茂密的松林,一树树饱满的松果好像竹笼一样挂在枝头,禁不住兴高采烈跳起来。

爬树是苦活难活,有位同学

得胖墩墩的,见了高大的树伸长了舌头。而我经常爬树,自有专长,抱着树干几下爬到树上,一手抱着树杈,一手使劲去砍松枝,一簇簇饱满的松果打着旋儿飘落下来,两位同学在地上负责采摘,配合默契。我们从这棵松树采到那棵松树,再从山脚采到山顶,从这座山采到那座山,松林里印下我们一串串足迹,也留下了我们的欢声笑语。奋战两天,我们采到一大堆松果,挑到学校一过称,一百六十多斤,三人超额完成了任务,受到学校表扬。

今天,我们回想拾谷、采松果的活动,记忆犹新。当年学生的劳动课多有意义,不仅为社会创造财富,还激发从小养成爱劳动的热情,收获匪浅。而时下的学校不太重视劳动课,即使劳动也是扫扫地而已。其实,倡导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让热爱劳动蔚成风尚,是青少年学习的必修课。只有知道汗水价值,好日子怎样得来,才能做好一个革命接班人。

谭洪英,你在哪里!

徐永锐

1959年夏,我担任了两年班主任的高师43班毕业了。那一年,空军到校招兵。全校招了多少人,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43班两个学生入选,一个是来自化州的李华,另一个是来自阳江的谭洪英。

他们入伍后被分配在北京某空军基地任职。当时,我和他们都有书信联系。他们知道我的两个女儿先后于1960年和1962年出生,我爱人又是小学教师,我母亲病危,要请保姆照顾孩子,经济陷入困境的情况之后,他们每人给我汇来十元款。当时,这二十元解决了我很大的困难。后来,他们转业回家乡安排工作了,我只知道化州的李华安排在同庆镇任教办主任。他儿子李彤波在我任高师校长期间考进了高师,毕业后分配回化州任教,后来当上了某局的局长。每当我去化州参加学生毕业周年聚会时,他们都来看望我,代表他在国外居住照顾孙子的父亲向我问好。

李华在担任同庆镇教办主任期间,还代表该镇的农民企业家柯华士请我和高师其他领导到柯华士家看年例、吃年例。

谭洪英转业回阳江后,一直没法联系上。由于当年招生的档案流失,也无法查到他家地址,所以一直没法联系。

最近,原任高师附一小校长的特级教师董国凤从阳江回高州看望我,并有两次小型师生聚会时,我都请她回阳江后向她的爱人黄老师(阳江人,与谭洪英同届的高师学生)了解谭洪英的情况,至今没有信息。

谭洪英,你在哪里!你和李华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资助了我!我永生不忘!多谢你和李华!

当年读报与听收音机

陈汝雄

转眼就快退休了,回想起工作四十多年来,《茂名日报》等本地报纸始终陪伴着我。自从1985年《茂名日报》创刊以来,我便成了她的忠实读者,一直把她当成了最亲密的良师益友,每天必读,是她引导我,启迪我,让我知晓身边事、天下事,直到如今网络发达,电脑和手机普及,变成每天在电脑或手机上阅读茂名日报电子版了。

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白天到单位上班,工作间隙便常到阅报栏找来《茂名日报》和《茂名广播电视报》(《茂名晚报》的前身)等报刊阅读,增长知识和见闻;中午和晚上回到宿舍,便打开收音机,让“天外之音”缭绕在身边,充实自己,特别是到了中午和晚上的吃饭时间,常常一边吃饭,一边打开收音机,收听自己喜欢的节目,这成了我们青年时代最好的娱乐和消遣,那段温馨岁月永远铭刻在美好的记忆中。

当年,每天到了傍晚,下班回到单身宿舍,第一件念念不忘的事就是赶紧打开收音机,调好频道,然后再去食堂打好饭,便安坐在书桌前守着收音机,边听边吃饭。当年,自己喜爱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

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黄昏絮语”等抒情节目,当然最爱收听的还是茂名人民广播电台的“欢聚在黄昏”节目。

有一个傍晚,在收听茂名台“相约黄昏后”节目时,听到有“我与‘欢聚在黄昏’”征文启示,心里有点蠢蠢欲动,第二天上班时,到单位阅报栏里找到《茂名广播电视报》,抄下征文地址和截稿日期。随后,冥思苦想了好几天,找准题材和思路,写了一篇文章按地址寄到茂名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应征。

之后,也没有太在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突然有一天上班时,单位值班室的人叫我过去接听电话,说是茂名广播电台的人打来的。我听后一头雾水,心想自己并没有认识茂名广播电台的人,怎么会有人打电话找我呀。于是,懵懵懂懂地走到值班室,拿起电话,只听到电话那头在核实我的姓名,然后问我是不是写过文章投到茂名广播电视台,我这才想起来,赶紧回答是,对方说我的文章获得了二等奖,并通知我某某晚上一定要记得前来参加颁奖典礼。平生第一次获奖,令我激动不已,兴奋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到了那天晚上,吃完晚饭,

我早早来到原物资大厦三楼(现为汇丰酒店),参加颁奖晚会。领导讲完话后,到了颁奖时,我与获奖者们一起手捧获奖证书,站成一排,让茂名电视台的记者在现场拍摄,心里既高兴又紧张,那个年代能上电视节目,是件何等光荣的事啊。颁奖之后,组织者又邀请朗诵功底较好的人上来朗诵有关作品,晚会隆重且极具文化气息。

此次获奖之后,激励自己更加努力学习和工作,并立志走上耗油灯费眼神的“爬格子”之路。功夫不负有心人,之后,我又在“我与《茂名广播电视报》”征文及《茂名日报》“阳光杯”征文等获奖,且不时有习作被《茂名日报》《茂名晚报》的编辑老师采用发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与《茂名日报》社结下不解之缘,笔耕不辍,经常撰写文章向报社投稿,且频频在《茂名日报》《茂名晚报》等报刊发表,在20世纪90年代,自己连续9年被《茂名日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之后又多年被《茂名日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这些都与当年平时养成的经常阅读《茂名日报》《茂名广播电视报》(《茂名晚报》)和收听茂名人民广播电台的良好习惯密不可分。

砖瓦窑的记忆

刘广荣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村有几座砖瓦窑。它们依山而建,是个庞然大物。砖瓦窑顶部有一个缺口,烧火期间,一大团一大团黑烟冒出来,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我们村的砖瓦窑很有名,十里八村来买砖瓦的人络绎不绝。有用肩挑的,有三轮车载的,有拖拉机拉的……

砖瓦窑生意红红火火,因为烧出的砖瓦全是青色的。青色的砖瓦成色好,坚固耐用。当时本县以及邻县的农民盖房子喜欢用青色的砖瓦,我们村砖瓦窑烧出的砖瓦供不应求,许多时候人们得排成长龙等候。

那时经济落后,砖瓦窑为村民挣钱提供了方便。村中的男女老少,砍柴的砍柴,翻土的翻土,做砖瓦坯的做砖瓦坯……

烧砖瓦主要靠柴草。砍柴的大多数是老人和小孩,也有一些妇女,他们往往早出晚归,一天砍几担或者十几担柴卖给砖瓦厂挣得一元几角钱帮补家用。力气大的人,一天砍柴得款三五元也是常有的。

翻土是最累的活儿,也容易来钱。此活青壮年才适合干。他们赤着上身,穿一条裤叉,在田中挥锄舞铲。太阳火辣辣的,晒得他们个个生痛痛的。没几天,他们就干个黑不溜秋了。

踩泥也是力气活。大人牵着牛在新翻的泥土里踩来踩去,

人和牛满身泥巴。村中的泥土粘性大,踩一会儿就必须休息一下,否则,人和牛都会累得气喘吁吁。踩泥直至其有柔韧为止,踩一锅泥往往就得半天。

小孩有时候也学大人踩泥,一不小心腿就会陷进泥坑里不能自拔,弄得浑身都是泥,哭笑不得。泥踩好之后,一群妇女就把它挑到砖瓦厂。这时候,制砖瓦的师傅就开工了。他们先取出一团泥巴往地上左搓右捏,有时狠劲摔一下,待泥巴软硬适度时,将它往事先准备的沙上沾些沙子,再放进砖瓦模里按压,接着用一根刮线一划,弄去砖瓦模外的泥巴,就做成了一块砖坯子或者瓦坯子,最后制砖瓦的师傅把砖坯子和瓦坯子分别放在通风的砖瓦棚晾晒。

村中制砖瓦的师傅大多是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传一代的。村中六分之一的人都会制砖瓦。由于制砖瓦是比较轻松的活儿,并且挣钱多,人们一哄而上。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砖瓦模。不过,通过竞争,最后留下几十位手艺好,快手快脚的师傅。

装窑需要很多人。男女老少一齐出动,装砖的装砖,装瓦的装瓦。一会儿,砖瓦窑内黑压压的,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装窑容易。装瓦的把瓦坯子放在一小块木板上,两手抱住它小心

翼翼端进去,装好一层之后,再装一层。不管是砖坯子,还是瓦坯子,都必须叠放平衡,否则,它们跌下就会断裂或破碎。装窑得慢慢往上装,一直把窑装满为止。装窑的工作也很辛苦,一天下来,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不过,许多人拿着一元几角钱,笑得也很灿烂。

装窑一结束就烧砖瓦了。砖瓦窑内烈火熊熊。烧火的人昼夜不停地添加木头和柴草,一股股黑烟腾腾,“蹦蹦”木头爆裂发出几声脆响。大约烧三四天火后,从窑口能看到里面的砖瓦烧得红彤彤的。火候一到,烧火的人立刻封窑。他们把砖瓦窑的窑口和顶部缺口堵住,并在窑顶周围筑起泥土,接着引水至那里。这样让砖瓦窑慢慢降温,不泄火,烧出的砖瓦是一流的。

出窑更累。如果是炎热的夏天,天刚露出鱼肚白,人们就开始工作了。一直干到天黑,其间只吃一餐最多吃两餐。由于出窑比装窑辛苦得多,因此一般人不愿干。砖瓦窑内温度高,人多时尘埃弥漫。出窑的人总是汗流浹背,显得灰头土脸……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县出现了多家大型机制砖厂,砖瓦窑风光不再。渐渐地,几座砖瓦窑全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如今,它们有的成了农田,有的闲置,有的被高楼大厦取而代之了。